

聂凯 著

人间

本书叙述了作者那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所思所想，展现主人公正直、坚强、不向世俗低头、桀骜不驯的性格光彩，赋予现实意义，希冀用道德之水浇灌沙漠般的社会。

现代版激流三部曲之二

漓江出版社

人间

聂凯◎著



 漓江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聂凯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3(现代版激流三部曲)
ISBN 978-7-5407-6370-1

I. ①人… II. ①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7340 号

组 稿:潘小鹏

责任编辑:潘小鹏

责编助理:王 媛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0771-5852105

广西汇工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875 字数:50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0.00 元(全一套)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771-5852105)

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父母！

生 活 就 是 一 本 书

第一章

人的预感真奇妙。这些日子，钟馨总是心不守舍，手总是莫名其妙地颤抖，有时候拿着东西，那东西不是掉在地上，就是被扔出老远，而且经常心跳加速，满脸潮红。敏感的她预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兆头，她对这种预感很在意，坚信这预感绝不是空穴来风。她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应该重新振作起来，去寻找新的人生了。

她从箱子里翻出一件颜色鲜艳的大红毛衣，又去商场买了一条长及膝盖的毛料直筒裙和一件米色的风衣，穿在身上效果真不错哩。

钟馨的预感不错。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钟馨难得地穿上了她精心准备的衣裙，上装是大红色的开襟毛线衣，下半身是一条闪耀着光泽的黑色直筒裙。大红色的毛线衣衬托着钟馨那细白的皮肤，使她显得年轻了许多。

钟馨像往常那样来到候车地点，她一边等车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大街上如织的人流和车流。突然一辆大阳牌红色女式摩托车在她跟前停下。钟馨颇感意外地看了看这个挡在她面前的车手，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车停在自己面前，还一个劲儿地冲着自己笑个不停。

钟馨正疑惑不解的时候，面前这个人解下头上的头盔，满脸堆着笑容说：“你好啊！”

看到这似曾相识的五官，那神采飞扬的架势，钟馨惊讶得差点叫了起来。她急忙环顾四周，压低声音：“是你呀？夏东山。”

夏东山一脚踏在摩托车上，一脚支着地面，红润的脸上笑容可掬：“怎么？这么早就上班了？”

钟馨矜持地含笑，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夏东山突如其来的热情让她既幸福又惊悚。她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微微点点头。

夏东山亲切地笑着，眼睛却警惕地盯着钟馨身后的某个地方，这让钟馨很不悦。钟馨心想：奇怪，和人说话眼睛还望着别处，真没礼貌。虽然不悦，钟馨不好意思把不满直接表露出来，她安慰自己：算了，这也许是他的习惯。所以她谨慎地选择词句：“你也这么早去上班啊？”

夏东山带着一丝顽皮的笑容：“我可是专门来找你的。”

“哦，是吗？”钟馨预感夏东山来的目的了，她的脸突然涨红了起来，幸福的感觉充满了她的心田。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想约你吃饭，你看好吗？”夏东山期待地看着钟馨。

“嗯。”

夏东山笑了，他又警惕地望了望之前盯着的那个地方：“那好，下班之后我们就在湖滨路的海鲜馆见面，好吗？”

这时校车已经缓缓靠边了，钟馨冲夏东山挥挥手就跨上车。她坐下来，禁不住向后看了看，夏东山还站在原地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子，就在钟馨回头的一刹那，她看到了早早坐在校车上的贾老师那怀疑和妒忌的目光。

一回到学校，钟馨匆匆吃过早餐就一个人到办公室写教案。可今天她怎么也不能集中精力，她只好抛开笔，手抚额头，回忆刚才和夏东山谈话的情景。她开始怀疑自己，责备自己不应该答应夏东山的邀请；可转眼一想，又感觉这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说不定今晚的约会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贸然拒绝就会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好机会，如此一来，自己就真的成为“笼中鸟”和“井中蛙”了。

可现在社会如此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万一夏东山心存歹意，“请君入瓮”，那自己岂不是“飞蛾扑火”？可是他能有什么歹意？自己穷光蛋一个，要骗财也不会找上自己；自己唯一能吸引人眼球的就只剩下还算年轻的身体和还称得上俏丽的脸蛋了。都说三十的女人好比豆腐渣，豆腐渣要想发挥价值，让它重新焕发青春，就需要男人这个养料。眼前这个男人靠得住么？陷下去是不是陷阱？会不会是万劫不复的地狱？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不过一次饭局，想那么多干什么？

庸人自扰。

正在钟馨思绪不宁的时候，马老师走进了办公室。他今天的神情有些异样，一进门就问：“钟老师，你在想什么呀？”

钟馨迅速地抬起头来，含笑指了指椅子：“马老师，你坐。”

马老师坐在钟馨对面的椅子上，和善地看着钟馨：“钟老师，你不要太苦了自己了。”

钟馨一惊，不明白马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马老师以少有的口吻说：“没必要为难自己，人生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

“谢谢你，马老师。”

“人活着不能太较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马老师真诚的、分外善良的眼神让钟馨感到很欣慰。其实马老师本来在学校就有着特殊的地位，听说他原来在湖北某个地方的初中任校长，为了回到家乡才来到这所学校。作为一个长相不错，见多识广的中年男人，他一来到学校就被委以重任。他不仅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也是大家喜欢交谈的对象，而且他为人随和善良，富有同情心，所以他的话被钟馨视为教科书一般。

“是，我知道了。”

“哎，钟老师，你真了不起，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坚强吗？可是太坚强了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哩。”

马老师的话说出了相当一部分教师的心声。因为钟馨已在不知不觉中跳出离异女人的悲剧的角色，向负责任的母亲的方向转变了。大家在看钟馨时，已不再刻意回避她离婚的事实，更多的是欣赏她独立支撑家庭、抚养孩子的坚强的一面了。

“哪里，我？”

“你呀，优点是坚强，缺点也是坚强。”马老师俨然一副大哥在教训无知小妹的样子。

钟馨感激地点着头：“谢谢你，马老师，我记住了。”

马老师走了，可他的话就好比在滚动的油锅投下的几滴冷水，钟馨的心沸腾了，

她想到儿子，想到林之川。人生苦短，自己的青春还有多少年呢？现在自己不是经常希冀被人爱吗？能被人爱不正是自己所渴望的吗？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勇敢跨出从学校到家门、再从家门到学校的“篱笆”。管他什么道德不道德，管他是已婚男人还是什么，今天晚上就去和夏东山潇洒一把吧。

吃午餐的时候，老师们围坐在办公室里，大家都在谈论裴老师。最近有人给裴老师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裴老师对男方非常满意，两人正在热恋中哩。

杜老师挥舞着饭勺，像对着万人大会场进行演讲那样喊叫起来：“让我们祝福裴老师和她的男朋友。”

侯老师用饭勺敲打着饭碗，情绪高昂地附和：“对，我们为我们当中少了一个老姑娘欢呼。”

大家禁不住哄笑起来了。左老师说：“哎哟，侯老师，你这话太过分了，我们这里可没有几个老姑娘啊。”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最漂亮了，爱情就像润滑剂滋润着千千万万含苞欲放、正处在朦胧时期的男女们，而渴望爱情的男男女女如同那娇媚的蓓蕾亟待初放。恋爱能让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能让枯萎的树木重新开花，忠贞不渝的爱情还能让江湖海倒转……裴老师在爱情的滋润下正变得神采奕奕，脸上的小雀斑今天看起来就像一颗颗珍珠似的耀眼可爱，她笑得嘴里都喷出了饭粒：“哎，哎，你们不明白，侯老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赶快嫁出去。”

杜老师笑着说：“加油。”

大家一听，又哄笑起来，侯老师说：“贾老师，加油。”

从开始吃午饭起，贾老师的脸色一直很异常。因为在座的教师中，她一直在为交男朋友而倾尽全力，可偏偏事与愿违，和她交往的七八个男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和她结婚，并且他们和她交往的时间都很短暂，几乎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来跟大家炫耀的。而大家都把造成今天这种结局的原因归结为她的脾气不好、个性太强。她呢，为了显示自己的主张和争取荣耀，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同时，为了保住自己在学校中的地位，她还编织各种谎言来逃避问题。

所以，贾老师一直不希望看到学校的老师中有谁的恋爱能顺利。她的这种心态

是出于嫉妒和受挫。当初，有人给裴老师介绍男朋友的时候，她就一直酸溜溜的，她暗暗祈祷裴老师的恋爱不顺利。

裴老师虽然是第一次谈恋爱，进展却异常顺利。有人说这是一见钟情，这愈发刺激贾老师的嫉妒了。她心想：在这种场合能说什么？既然不愿为朋友祝福，那还是挑点刺了，别让她们高兴得太早了。贾老师不屑地说：“哼，裴老师的男朋友太高了，裴老师这么矮小，两人不相称。”

杜老师不满地瞥了贾老师一眼，抢着回答：“高点有什么不好？与裴老师正好互补了嘛。”

“是呀，现在的女人都想着找高个子的男人。”

“高个子好啊，以后生出来的孩子就会有良好的遗传基因。”侯老师扬了扬手中的饭勺，大大咧咧地补充道。

“太超前了。”贾老师摇摇头，“俗气，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过早要孩子的？都想过二人世界。”

“也有爱孩子的。”杜老师在椅子上来回转动，“我觉得孩子真是太可爱了，没有孩子的家庭有什么意思嘛？”

“虽然现在的年轻人都想着过二人世界，可是，没有孩子的家庭毕竟不圆满。”左老师放下饭勺，一本正经地说。

“我老公喜欢孩子，如果不是规定，”侯老师神情自若地说，“我想生十一个，组成家庭足球队。”

大家怔住了一会，很快哈哈大笑起来。

裴老师感慨地说：“即使我男朋友同意不要孩子，他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杜老师大声说：“是呀，你男朋友的两个哥哥生的都是女儿，你未来的婆婆肯定想让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贾老师的脸色越来越异常了，只见她轻蔑地说：“还是知识分子呢，骨子里怎么还那么世俗。”

杜老师不服气地大喊：“世俗？你就不世俗啊？你以为你自己有多清高？哼，剥开你的衣服看一看，你的心脏还是一个世俗。”

一向不轻易表白自己观点的左老师也按捺不住了：“这不是世俗，是人之常情，社会的发展不正是因为人类的世俗才有了今天的进步？”

侯老师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饭勺，唱着：“这是爱，挡也挡不住？”

贾老师的表情依然没有改变，她冷笑着：“狡辩，这就是狡辩，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生……生……生……生出这么多的人来，现在又要搞计划生育……”

左老师收起了笑脸，郑重地说：“哎，这是两码事，我们国家人口多和想生孩子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没错，两个概念。”侯老师说，“孩子代表未来，我们女人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这是人类繁衍的途径，怎么是劣根性？”

“要说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应该是随地吐痰。”裴老师蹙起了眉头，“外国人到我们国家旅游时就特别讨厌这一点。”

“没错。”杜老师感慨地说，“确实如此，你们看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斑斑痰迹，别提多恶心了。”

“哎，我可从来没有那样啊。”说实话，在这方面钟馨颇能洁身自好。她不但非常讲究个人卫生，每当看到有人肆无忌惮地吐痰时，她总是既生气又无奈。生气是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同胞，其不文明的行为折射出其道德素质的低下，这不仅引起周围人的厌恶，也给国家丢了脸。更要命的是，这种行为被外国人称为是中国人的首要陋习；无奈是因为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一切。她曾希冀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个伟大的人物，此人物能够以道德的感召力引领大众走上文明健康的道路。

自从来到学校任教之后，钟馨经常看到教室、走廊、水池旁、小径上，到处布满斑斑痰迹。有些学生不注意自身的文明修养，在课堂上当众擤鼻子，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而学校的课堂纪律对此的规定约束又不够具体。为此，每当第一节是钟馨的课时，她总是强调文明卫生的意义，抨击当众吐痰、擤鼻子的陋习。对任何违反规定的学生，钟馨收起笑脸，一改说服教育的态度，以强力手段，毫不妥协的态度，给予违规学生记过处分。对于这种强硬的教育方式，学生们倒是很理解和配合，毕竟谁都希望学习场所能够整洁干净。而让钟馨颇感欣慰的是，从此以后，在她的课堂上，再也没有学生当众擤鼻子、吐痰了。

杜老师的话，让钟馨感觉自己被杜老师放到那一类人中去了，为了申明立场，她赶紧说：“我从来没有当众吐痰。”

“别说了，我都想吐了，真讨厌。”左老师捂住嘴巴痛苦地说，“吃饭的时候谈这个太恶心了。”

“我特痛恨那些随地吐痰的人。”侯老师也捂住了嘴巴，“咳，不说了，一说到这个我也想吐了。”

“可是，我们不像某些人，连起码的概念都没弄清楚就胡说八道。”杜老师瞥了贾老师一眼，话里有话，“哎，我说，如果生孩子是劣根性的话，那全人类都是了，包括你的母亲在内。”

“五六十年代多生孩子的母亲还是‘英雄母亲’呢？”裴老师冲着贾老师说，“你母亲不也是生了六个孩子嘛。”

想当年，“人多力量大”这句格言造就了很多“英雄母亲”。那时，一个女人生四五个孩子是常事，成绩斐然的生七八个，更优秀的生十一二个的也大有人在。正因为这样，我国的人口总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亿发展到今天的十三亿，翻了三番还不止。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贾老师毫不示弱，“可现在你们当中还有人想生十几个哩。”

杜老师：“十几个？”

贾老师紧紧咬住不放：“你们刚才不是说想生十一个孩子吗？还说要组成家庭足球队，怎么？不敢承认了？”

侯老师知道自己碰到麻烦了，从目前争论的局势来看贾老师似乎占了上风，按照贾老师的脾气，在这种时候她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她一定要狠狠反驳的，所以自己必须要做好迎战的心理准备。侯老师这样想着，镇定地说：“是我说了，我想生十一个孩子了，怎么了？”

贾老师把目标对准侯老师，咄咄逼人：“既然想生那么多为什么不生啊？”

侯老师回答：“不是说有规定嘛。”

贾老师露出胜利者的姿态，揶揄道：“所以，你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

侯老师坐直了身子，毫不示弱地反驳：“我心里怎么想的是一回事，我为什么不这么做也是有理由的嘛。”

杜老师回过神来，插了一嘴：“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怎么是口是心非了？”

侯老师说：“你这是断章取义。”

“没错，这就是断章取义。”杜老师获得了胜利，“别卖弄你那点小聪明了，你还嫩着哩。”

一时间，办公室出现了难堪的沉默。钟馨转向裴老师，问：“裴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呢？”

裴老师幸福地笑着：“他老催我去登记，我又不想太仓促。”

“既然互相喜欢就赶紧结婚吧。”钟馨羡慕地看着裴老师，“男女恋爱久了恐怕会节外生枝。”

“怎么会？”杜老师反驳，“他又不是那种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人，他可是一片痴心啊。”

正说话间，钟馨偶然回头看到办公室外有一个女生徘徊着，她畏惧地窥视着正嬉笑打闹的老师们，钟馨问：“你找谁？”

老师们回过头来，相互询问又看了看那女生。贾老师急忙说：“这是我找来问话的学生。”这个学生的出现真是太及时了，她解除了贾老师的尴尬处境。

“贾老师，你找我？”学生畏缩地走进办公室，她低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双手扭着衣襟，声音颤抖着。

贾老师伸直了腰，威严地直视站在跟前的学生：“是，我想问你，你为什么逃了这么多课？”

“装腔作势。”杜老师冲着贾老师冷笑道，“这种场合倒蛮适合你的。”

没错，教训起学生来，贾老师真可谓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她不满地瞪了杜老师一眼，意思是你别多嘴，少掺和。为了防止杜老师反扑，贾老师又赶紧对那学生说：“回去写份检讨交上来。”

学生惊恐地哀求：“原谅我这一回吧！下次再也不敢了。”

贾老师几乎咬着牙根，说：“下次？这次没让你家长来领你就已经够给面子的了，

“你还想有下次？”

“老师！”学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哀求道，她是多么希冀贾老师能发发善心，放她一马呀。

“少废话，叫你写检讨你就得写。”贾老师斩钉截铁地说，“你把学校当成什么了？是你讨价还价的地方呀？”

左老师微微蹙着眉头，转向学生，温和地说：“快告诉老师是不是因为家里有事需要你回去？”

老师们知趣地拿起各自的饭碗起身走了。

第二章

下班了，钟馨托人给母亲捎了口信，说自己有事情不能回家吃晚饭了。她在市区里下了车，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湖滨路的海鲜馆，她远远看到了夏东山，他一身休闲套装，显得很精神。他跑过来打招呼：“你来啦？”

钟馨颇为情地点点头：“是，你这么早呀？”

“我也是刚到。”

“我还害怕迟到哩。”

“是，我也是。”夏东山一边在前面走着，一边回头对钟馨温和地笑笑。他很亲切，让钟馨很感动，已经很久很久了，钟馨没有和一个大男人一起到餐馆吃饭了，她既高兴又不安，她担心会碰上熟人，同时餐馆的气氛也让她感到陌生，她只能被动地跟在夏东山的身后走了进去。

海鲜馆的装饰很讲究，钟馨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张西望。夏东山忍不住笑起来：“放松点，不要紧张。”

“是。”

“怎样？这地方不错吧？”

“嗯，蛮有情调的。”

两人选择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服务小姐给倒了茶水，钟馨端起杯子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夏东山熟练地点了菜：“你想吃什么就点吧。”

钟馨连连摆手：“你点。”

“啤酒怎么样？”夏东山开心地问道，钟馨局促不安地摆摆手：“你想喝就喝吧，

我从来不喝酒。”

夏东山探了探身子，从桌子的另一端伸出手来握住钟馨放在台面上的手：“今天就破例吧？喝一点没关系。”

钟馨默默地点着头问：“你是不是经常到饭店吃饭啊？”

“是。”

“怪不得你到这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般自由自在哩。”钟馨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嘲笑。其实，夏东山就是饭店里的常客，据说他一年到头很少在家里吃饭，每天都有几个饭局在等着他，有时为了赶赴一个重要的宴会，他不得不推掉很多邀请，所以到饭店吃饭早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可是，”夏东山摇摇头，“其实饭店里的东西并不好吃，我更愿意在家里吃些家常菜。”

“对你们这种吃遍山珍海味的人来说，家里的饭菜比饭店里的好吃？”钟馨颇感意外地问。

“是，家里的饭菜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更有营养，便适合人体的吸收啊。”夏东山跟服务小姐交代了菜单，背靠椅子，端起杯子吸了一口茶，然后放下杯子，深情地注视着局促不安的钟馨。

钟馨也吸了一口茶：“有钱人果然与我们不同，我们平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出来吃一顿好饭菜，你们却说家里的饭菜好吃，哼，这就是差别。”

“嘿嘿，”夏东山扬了扬眉毛，调皮地笑了，“那么，如果你愿意，我们以后常出来吃饭吧？”

钟馨不置可否地摇摇头，霎时间又连连点头。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她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茶。

夏东山一直微笑着注视钟馨，笑容显得越来越亲切：“今天，能和你在一起吃饭真是太好了。”

钟馨默不作声，渐渐安静下来，坐直身子直视对面的夏东山。

“嗑点瓜子吧！”夏东山殷勤地给钟馨的杯子里倒茶水，还往她面前的碟子里放上了瓜子，“工作还好吧？”

“是。”

“你们做教师的真了不起。”夏东山端起茶水喝了一口，伸伸脚又调整了坐姿，让自己更舒服些。

钟馨小心翼翼地喝着茶：“你们警察也很了不起呀。”

“是不是看到我们身穿制服，佩戴枪支，就觉得很威武啊？”夏东山的脸上带着一丝狡黠。

钟馨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抚弄着茶杯：“不光很威武，你们确实是我们普通百姓的守护神。”

“可警察这门工作很危险，每年都有不少警察因公牺牲哩。”夏东山感慨道。夏东山从警二十多年了，从基层一直爬到处长的位置，这么多年来，他历经无数残酷的考验，亲眼目睹身边的战友倒在暴徒的枪口下，那种生与死的考验，战友离别的痛苦，都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警察工作的意义和神圣职责。

“所以，你们更值得我们敬佩了。”钟馨故意撅起嘴巴，脸上露出一丝顽皮的微笑，但真诚。

“那教师呢？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你们从事的职业也很高尚。”夏东山全然一副熟练老成的样子。

“可是，我感觉老师这个职业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崇高，值得尊敬，过去我们是‘臭老九’。”钟馨是真诚的，自从站上讲台以来，她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崇拜那些当教师的人了，因为她从很多现实的事例中看清了在教师这个耀眼的光环下隐藏着一些龌龊的内幕。她现在不仅不敢奢望能得到别人的尊敬，相反时常怀着深深的负罪感，虽然为上好每一节课拼尽了全力，可随着上课的次数愈多，这种感负罪感愈强烈。

夏东山当然不能理解钟馨的看法，但他显然也不同意，他误以为钟馨是谦虚才这样说的。所以，他温和地摇摇头：“不，教师这个职业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可是，我觉得很惭愧，我真是……”

“好啦，总之今天能和你一起吃饭真是太高兴了，谢谢你。”夏东山转过头来再